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回 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編書

當下方伏盧走來，大家招呼坐下。德泉便指著那小輪船，請他估價。伏盧離坐過來，德泉揭開上層，又注上火酒點起來，一會兒機船轉動。伏盧一看過道：「買定了麼？」德泉道：「買定了。但不知上當不上當，所以請你來估估價。」伏盧道：「要三百兩麼？」德泉笑道：「只化了一百兩銀子。」伏盧道：「哪裡有這個話！這裡面的機器，何等精細！他這個何嘗是做來頑的，簡直照這個小樣放大了，可以做大的，裡面沒有一樣不全備。只怕你們雖買了來，還不知他的竅呢。」說罷，把機簧一撥，那機件便轉的慢了，道：「你看，這是慢車。」又把一個機簧一撥，那機件全停了，道：「你看，這是停車了。」說罷，又另撥一個機簧，那機件又動起來，伏盧問道：「你們看得出來麼？這是倒車了。」留神一看，兩傍的明輪，果然倒轉。伏盧又仔細再看道：「只怕還有汽筒呢。」向一根小銅絲上輕輕的拉了一下，果然「嗚嗚」的放出一下微聲，就像簫上的「乙」音。伏盧不覺歎道：「可稱精極了！三百兩的價，我是估錯的。此刻有了這個樣子，就叫我照做，三百兩還做不起來呢。但是白費了工夫，那倒車、慢車、停車、放汽，都要人去弄的，哪裡找個小人去弄他呢。到底買了多少？」德泉道：「的確是一百兩買來的。」伏盧道：「沒有的話，除非是賊贓。」德泉笑道：「雖不是賊贓，卻也差不多。」遂把畫圖學生私造的話說了。

伏盧歎道：「這也難怪他們。人家聽見說他們做私貨，就都怪學生不好；依我說起來，實在是總辦不好。你所說的趙小雲，我也認識他，我並且出錢請他畫過圖。他在裡面當了上十年的學生，本事學的不小了。此刻要請一個人，照他的本事，大約百把銀子一個月，也沒有請處。他在局裡，卻還是當一個學生的名目，一個月才四吊錢的膏火，你叫他怎麼夠用！可不要出這些花樣了？可笑那些總辦，眼光比綠豆還小，有一回畫圖教習上去回總辦，說這個趙小雲本事學出了，求總辦派他個差事，起點薪水。你猜總辦說句甚麼話？他說：『起初十兩、八兩的薪水，不夠他坐馬車呢。』」我道：「奇了！怎麼發出這麼一句話來？」伏盧道：「總是趙小雲坐了馬車，被他碰見了一兩次，才有這話呢。本來為的是要人才，才教學生；教會了，就應該用他；用了他，就應該給他錢；給了他錢，他化他的，你何必管他坐牛車、馬車呢。就如從前派到美國去的學生，回來了也不用，此刻有多少在外頭當洋行買辦，當律師翻譯的。我化了錢，教出了人，卻叫外國人去用，這才是楚材晉用呢。此刻局裡有本事的學生不少，聽說一個個都打算向外頭謀事。你道這都不是總辦之過麼？」德泉道：「其實那做總辦的，哪一個懂得這些。幾時得能夠你去做了總辦就好了。」伏盧道：「我又懂得甚麼呢！不過有一層，是考究過工藝的做起來，雖不敢說十分出色，也可以少上點當。你們知道那保民船，才笑話呢！未開工之前，單為了這條船，專請了一個外國人做工師，打出了船樣。總辦看了，叫照樣做。那時鍋爐廠有一個中國工師，叫梁桂生，是廣東人，他說這樣子不對，照他的龍骨，恐怕走不動；照他的舵，怕轉不過頭來。鍋爐廠的委員，就去回了總辦。那總辦倒惱起來了，說：『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領！外國人打的樣子，還有錯的麼？不信他比外國人還強！』委員碰了釘子，便去埋怨梁桂生。桂生道：『不要埋怨，有一天我也會還他一個釘子。就照他做罷。』於是乎勞民傷財的做起來，好容易完了工，要試車了。總辦請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員到船上去，還有許多外國人也來看。出了船塢，便向閘行駛去。足足走了六七點鐘之久，才望見閘的影子。及至要回來時，卻回不過頭來，憑你把那舵攀足了，那個船隻當不知；無可奈何，只得打倒車回來，益發走的慢了。各官員都是有事的，不覺都焦燥起來，於是打發人放舢舨登岸，跑回局裡去，招呼放了小輪船去，把主人接回。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後，才捱了回來。這一來總辦急了，問那外國人。那外國人說修得好的。誰知修了個把月，依然如故。無可奈何，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。桂生道：『這個都是依了外國人圖樣做的，但不知有走了樣沒有；如果走了樣，少不得工匠們都要受罰。』總辦道：『外國人說過，並不曾走樣。』桂生道：『那麼就問外國人。』總辦道：『他總弄不好，怎樣呢？』桂生道：『外國人有通天的本事，哪裡會做不好。既然外國人也做不好，我們中國人更是不敢做了。』總辦碰了他這麼一個軟釘子，氣的又不敢惱出來，只得和他軟商量。他卻始終說是沒有法子。總辦沒奈何，等他去了，又叫了委員去商量。那些委員懂得甚麼，除了磕頭請安之外，便是拿錢吃飯，還有的是逢迎總辦的意旨罷了。所以商量了半天，仍舊沒法，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。桂生道：『這個有甚麼法子呢，只好另做一個。』委員吐了舌頭出來道：『那麼怎樣報銷？』這件事被桂生作難了許久，把他前頭受的惡氣都出盡了，才換上一門舵，把船後頭的一段龍骨改了，這才走得動、回得轉，然而終是走得慢。你們看，這不是笑話麼。倘使懂得工藝的總辦，何至於上這個當！」我道：「最奇的他們只信服外國人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伏盧道：「這些製造法子，本來都是外國來的，也難怪他們信服外國人。但是外國人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譬如我們中國人專門會作八股，然而也必要讀書人才會。讀書人當中，也還有作的好，作的醜之分呢。叫我們生意人看著他，就一竅不通的了。難道是個中國人就會作八股麼？他們的工藝，也是這樣。然而官場中人，只要看見一個沒辦子的，那怕他是個外國化子，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。這個全是沒有學問之過。」

我問道：「伏翁才說的，那裡面的委員，甚麼都不懂，他們辦些甚麼事呢？」伏盧道：「其實那裡頭無所謂委員，一切都是司事。不過兩個管廠的，薪水大點，就叫他委員罷了。他們無非是記個工帳，還有甚麼事辦呢！還有連工帳都記不來的，一個字不識的人，都有在裡面。要問起他們的來歷，卻是當過兵的也有，當過底下人的也有。我小號和局裡常有交易，所以我也常常到局裡去。前幾年裡頭，有個笑話：我到了局裡，只看見一個司事，抱著一塊虎頭牌，在那裡號啕大哭著，跑來跑去，一面哭著，嘴裡嚷著叫老太太。」我道：「只怕是他老太太沒了。」德泉道：「只怕是的。」伏盧道：「沒了老太太，他何必抱著虎頭牌呢？」我道：「不然，這個辦公事的地方，何以忽然叫起個女人來？」伏盧道：「便是我當日也疑惑得很。後來打聽了他的同事，方才知道。那時候的總辦是李勉林。這個司事叫甚麼周寄芸，從前兵燹的時候，曾經背負了那位李老太太，在兵火裡逃出來的。後來這位李總辦得了這個差，便栽培他，在局裡派他一件事。這天不知為了甚麼事，李總辦掛出牌來，開除了他，所以他抱著那塊牌子哭。」我道：「哭便怎樣？這也無謂極了！」伏盧道：「你聽我說呢。那時那位李老太太迎養在局裡，他哭跳了一回，扛著那牌去見老太太，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來了。你想，代人家背負了女眷逃難的，是甚麼出身！」我道：「講究實業的地方，用了這種人，哪裡會攪得好！那李總辦也無謂得很，你要報私恩，就送他幾兩銀子罷了。這種人哪裡辦得事來！」伏盧道：「你說他不能辦事，他卻是越弄越紅起來呢。今年現在的這位總辦，給他一個札子，叫他管理船廠，居然是委員了。」

我笑了笑：「偏是這樣人會紅，真是奇事！」伏盧道：「船廠的工師，告訴了我一件事，大家笑了好幾天。他奉了札子，到了船廠，便傳齊了一切工匠、小工、護勇等人，當面吩咐說：『今天蒙總辦的恩典，做了委員，你們從此要叫我『周老爺』了，不能再叫我『周師爺』的了。』」說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金子安在帳房裡，也出來問笑甚麼。伏盧道：「還有好笑的呢。他到了船廠之日，先弔了眾工匠、小工花名冊來看。這本來是一件公事。你道他看甚麼？他看過之後，就指了幾名工匠來，逼勒著他們改了名字，說：『你的名字犯了總辦祖上的諱，你的名字犯了總辦的諱；雖然不是這個字，然而同音也是不應該的。你們怎麼這等沒王法！哪怕你犯了我的諱，倒不要緊。』」說的眾人又是一場好笑。伏盧道：「還有好笑的呢。局裡有一個裁縫，叫做馮滌生。有一回，這裁縫承辦了一票號衣，未免寫個承攬單，簽上名字。不知怎樣被他看見了，嚇得他面無人色。」說到這裡，頓住了道：「你們猜他為甚麼吃驚？」大家想了一會，都猜不出，催他快點說。伏盧道：「他指著那裁縫的名字道：『你好大膽！沒規矩，沒王法的！犯了這製造局的開山始祖曾中堂、曾文正公的諱！況且曾中堂又是現任總辦的丈人，你還想吃飯麼！』裁縫道：『曾中堂叫曾國藩，不叫滌生。』他聽了，登時暴跳如雷起來，大喝道：『你可反了！提了曾中堂的正諱叫起來！你知道這兩個字，除了皇帝，誰敢提在口裡！你用的兩個字，雖不是正諱，卻是個次印。你快快換寫一張，改了名字。這個拿上去，總辦看了，也要生氣的。』」眾人又是一笑。伏盧道：「那裁縫只得換寫一張，胡亂改了個甚麼阿貓、阿狗的名字，他才快活了，還拿這個話去回了總辦請功呢。」眾人更是狂笑不止。我道：「這個人不料有許多笑話。還有沒有，何妨再說點我們聽聽。」伏盧道：「我不

過道聽塗說罷了，倘使他們局裡的人說起來，只怕新鮮笑話多著呢。」

此時已是晚飯的時候，便留伏廬便飯。他同德泉是極熟的，也不推辭。一時飯罷，大家坐到院子裡乘涼，閒閒的又談起製造局來。我問起這局的來歷。伏廬道：「製造局開創的總辦是馮竹儒，守成的是鄭玉軒、李勉林，以後的就平常得很了。到了現在這一位，更是百事都不管，天天只在家裡念佛。你想那個局如何會辦得好呢。」我道：「開創的頗不容易。」伏廬道：「正是。不講別的，偌大的一個局，定那章程規則，就很不容易。馮總辦的時候，規矩極嚴，此刻寬的不像樣子了。據他們說，當日馮總辦，每天親巡各廠去查工，晚上還查夜。有一夜極冷；有兩三個司事同住了一個房裡，大家燒了一小爐炭禦寒。可巧馮總辦查夜到了，嚇得他們甚麼似的，內中一個，便把這個炭爐子藏在椅子底下，把身子擋住。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來談了幾句天才去。等他去後連忙取出炭爐時，那椅面已經烘的焦了。倘使他再不走，坐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，屁股都要燒了呢。此刻一到冬天，那一個司事房裡沒有一個煤爐？只舉此一端，其餘就可想了。這位總辦，別的事情不懂，一味的講究節省，局裡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，他也不喜歡，要說閒話。你想趙小雲坐馬車，被他看見了，他也不願意，就可想而知了。其實我看是沒有一處不糜費。單是局裡用的幾個外國人，我看就大可以省得。他們拿了一百、二百的大薪水，遇了疑難的事，還要和中國工師商量，這又何苦用著他呢！還有廣方言館那譯書的，二三百銀子一月，還要用一個中國人同他對譯，一天也不知譯得上幾百個字。成了一部書之後，單是這筆譯費就了不得。」我道：「卻譯些甚麼書呢？」伏廬道：「都有。天文、地理、機器、算學、聲光、電化，都是全的。」我道：「這些書倒好，明日去買他兩部看看，也可以長點學問。」伏廬搖頭道：「不中用。他所譯的書，我都看過，除了天文我不懂，其餘那些聲光電化的書，我都看遍了，都沒有說的完備。說了一大篇，到了最緊要的竅眼，卻不點出來。若是打算看了他作為談天的材料，是用得著的；若是打算從這上頭長學問，卻是不能。」我道：「出了偌大薪水，怎麼譯成這麼樣？」伏廬道：「這本難怪。大凡譯技藝的書，必要是這門技藝出身的人去譯，還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。不然，必有個詞不達意的毛病。你想，他那裡譯書，始終是這一個人，難道這個人就能曉盡了天文、地理、機器、算學、聲光、電化各門麼？外國人單考究一門學問，有考了一輩子考不出來，或是兒子，或是朋友，去繼他志才考出來的。談何容易，就胡亂可以譯得！只怕許多名目還鬧不清楚呢。何況又兩個人對譯，這又多隔了一層膜了。」我道：「胡亂看看，就是做了談天的材料也好。」伏廬道：「也未嘗不可以看看，然而也有誤人的地方。局裡編了一部《四裔編年表》，中國的年代，卻從帝嚳編起。我讀的書很少，也不敢胡亂批評他，但是我知道的，中國年代，從唐堯元年甲辰起，才有個甲子可以紀年，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，不知他從哪裡考得來。這也罷了。誰知到了周朝的時候，竟大錯起來。你想，拿年代合年代的事，不過是一本中西合曆，只費點翻檢的工夫罷了，也會錯的，何況那中國從來未曾見的學問呢。」我道：「是怎麼錯法呢？是把外國年份對錯了中國年份不是？」伏廬道：「這個錯不錯，我還不曾留心。只是中國自己的年份錯了，虧他還刻出來賣呢。你要看，我那裡有一部，明日送過來你看。我那書頭上，把他的錯處，都批出來的。」

正是：不是山中無曆日，如何歲月也模糊？當下夜色已深，大家散了。要知他錯的怎麼，且待我看過了再記。